



华文文学评论

HUAWEN WENXUE PINGLUN

第一辑

| 主编 ◎ 曹顺庆 张放 |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HUAWEN WENXUE PINGLUN

华文文学评论

第一辑

主编 ◎ 曹顺庆 张放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文文学评论/曹顺庆,张放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2013.4

ISBN 978—7—5531—0224—5

I. ①华… II. ①曹…②张… III. ①华文文学—现
代文学—文化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7774 号

华文文学评论

HUAWENWENXUEPINGLUN

主编 曹顺庆 张放

责任编辑	陈 红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4.5
字 数	4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224—5
定 价	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86106170

编 委

主 编 曹顺庆 张 放

编 委 傅其林 陈思广 李 怡 靳明全
毛 迅 干天全 周 毅 岳 湛
王 进 张 放

顾 问 宇文所安（美国） 赵毅衡（英国）
黄维梁（香港） 秦贤次（台湾）
岳朝军（加拿大） 陈子善（上海）

■ 主编的话

“沿着复兴路，共筑中国梦”

——《华文文学评论》主编寄语

曹顺庆

党的“十八大”再次指明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提出了更加切实可行的方针战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强调“务实兴邦”，提出“文化兴国”，总书记语重心长、平易近人地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我们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我们的“务实”，就是做好工作，教书育人，砥砺学术，增进交流，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由张放实际负责的《华文文学评论》在赵毅衡等学者的支持下，成为我们学院多项课题研究丛论中一项新的启动项目，群芳中的一朵新蕊。

长期以来，我们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十分重视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对接、交流与切磋研究，对祖国两岸三地以及欧美等国华文文学创作风貌成就，都抱有十分热情的关注与求新求真的探索之心，本着求是的态度，我们曾先后邀请海峡对岸以及海外名家、学者来访、交流，开设讲座，如著名文学家、研究家叶嘉莹、余光中、洛夫、黄维梁、叶维廉、宇文所安等等，都有多次专题讲座。2006年秋季还邀请到一个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访问团队，与我院师生作了深度交流，取得良好的效果。海外作家、专家中有的还成为我们的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如今仍在任的有黄维梁、赵毅衡教授等，后者还成为我们“985”学科建设基地的带头人之一。我院也先后出版了多部与多篇海外华文文学的专著、学位论文，获得过国家、省部级多项奖项。我院的CSSCI辑刊《中外文化与文论》还于2008年由赵毅衡教授组稿，推出一辑海外中国文艺专号（第16辑），引起学界比较强烈的反响。我院近年来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的海外华文文学内容课程，也获得学生的浓厚兴趣与一致好评。

尽管如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学校地处内陆深腹，群山西部，去海甚远，不是“近水楼台”，如唐代李白所谓“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虽然在当今信息光速时代，距离已不是问题，但与沿海地区兄弟院校相比，我们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仍存有局限、有距离，还需要加强建

设，加强拓展交流，细化与深化我们已有的课题与项目，更新与充实我们尚处薄弱的园地空间。使我们作为内地高校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同样精彩，同样能走在学科的前沿行列，如《文心雕龙》所云：“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又所谓：“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这，其实也是我院老前辈们（包括我们的老院长向楚、朱光潜、老系主任吴芳吉、潘重规、杨明照先生等人）曾经共同拥有的美好心愿。

总书记说得好，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的融合体。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更要团结与重视包括远在海岛、海外的文学队伍，使用华文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这一世界最大语种族群，百年来创造了辉煌的新的成就，无不与强国之梦、复兴之路血脉相通、精神相依、斗志相激。复兴，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的动力所在。祖国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无疑是我们民族乃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财富。

希望我院《华文文学评论》（半年一辑）的结集创办，不仅成为我院学术方阵中的一支“常规”新军，成为我院“华文教育基地”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而且成为我们高校同道、同行们合作开垦的一块专业宝地，成为我们团结在党的“十八大”光辉旗帜下的一支前进号角，为复兴之路上的文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让我们集思广益、添砖加瓦，竭其绵力吧！文心有云：“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学人明智，果如此，子曰：“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

2012.12.4 于四川大学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 主编的话

“沿着复兴路，共筑中国梦”

——《华文文学评论》主编寄语/曹顺庆 (1)

■ “锦江东入海”——华文文学茶吧

“海客”三人谈/赵毅衡、陆正兰、张 放 (1)

■ 余光中、洛夫研究

“古典情怀的现代重构”

——余光中、洛夫成都杜甫草堂诗对读/张叹凤 (14)

余光中乡愁意蕴建构中的河流书写/蒋林欣 周 毅 (23)

■ 金庸研究

错置与畸变

——金庸小说权力伦理叙事论析/马云骥 (37)

论《天龙八部》中“逍遥派”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邓 婉 (43)

■ 白先勇研究

新月下的文学创作

——白先勇的回族文化基因/达 荷 (56)

颓败的情绪，骸骨的迷恋

——白先勇系列小说《台北人》题义再探/张 新 张 萌 (67)

■ 陈映真研究

后革命时代的信仰困境

——试析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刘云生 (74)

肉体是精神的附庸

- 以精神分析学说解析陈映真小说中的死亡/王 梅…………… (81)

■ 百家成阵

在艰辛与快乐中

- 以《苏雪林日记》为中心看其屈赋研究的心路历程/张 莉 陈思广…………… (86)

- 浅析《烦恼娃娃的旅程》的后现代叙事特征/罗 梅…………… (96)

- 传媒视野下的董桥散文创作/王 进 安思佳…………… (102)

- 袁霓和她的微型小说创作/钦 鸿…………… (113)

瞪眼看人，闭眼说话

- 张大春短篇小说的叙述游戏/蔡少阳…………… (118)

远古的楼兰

- 浅论席慕容诗歌中的古典异域色彩/乐 鑫…………… (123)

- 论黎紫书小说中“身份焦虑”问题/刘小波…………… (130)

- 虹影小说中父女矛盾描写与小说的张力/何海燕…………… (138)

- 浪漫主义的传奇：徐讦/陈 霞…………… (147)

■ 版本考订

- 张爱玲《金锁记》文本勘订/龚明德…………… (155)

■ 华裔文学一瞥

女媧的跨时空之旅

- 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拉丽莎·赖长篇小说《咸鱼女孩》/魏全凤… (160)

■ 海外视域

- 天天向冰心靠近/刘再复…………… (169)

“他者的他者”

- 对海外华人“汉学研究”的一种观察/李 怡…………… (173)

- 竹内好与藤井省三的鲁迅论/靳明全…………… (178)

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独特景象

- 以分析日本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当今现状为例/韩 聃…………… (189)

■ 海峡两岸学理交流

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学理建构

——“世界华文文学高层论坛”学术总结发言/杨匡汉 (203)

新诗文体概念与边界/千天全 (208)

■ 海外华艺拾贝

赵无极绘画的空灵美/陈美珍 (215)

■ 华文文学与教育信息

传播中华文化 提升国际交流

——四川大学华文教育基地的凝聚力量/傅其林 (221)

稿 约 (223)

■ “锦江东入海”——华文文学茶吧

“海客”三人谈

时间：2012年9月29日下午15：30—18：00（2012.10.补述整理）

地点：四川大学文科楼三楼305办公室

学者：赵毅衡、陆正兰、张放（张叹凤）

一、华语（文）文学的涵盖与界定

张：今天天气不错，请二位来与我同做个“海客谈”，不过是借李白“海客谈瀛洲”的诗意，“坐地日行”，“坐而论道”，当一番蓬莱“海客”。我们的谈指是海峡与海洋彼岸。确切地说，是谈论那些区域的华语（文）文学创作。

赵：这很好啊。

张：上个世纪90年代看《读书》杂志，偶尔在上边写点补白类的小品文。常拜读赵毅衡老师的大文，那时赵先生是身居海外的学者型作家，与董鼎山、柳苏、董桥、李欧梵等常是“榜上有名”。赵老师本人有文学创作，长、短篇小说与散文、剧本，特别多评论，要算是通常意义的华文作家了。

赵：（一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年轻时都是诗人。

张：我国自古是一个内陆腹心国家，有深刻的江河意识，但对海洋颇为畏惧，往往到了海边就裹足不前，望江兴叹，打道回府，所以大海更多只是一个象征，作为遥远的标指，虚幻的象征，甚至带有自暴自弃意味的比喻。如孔子说：“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杜甫曾经也自述：“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苏东坡也有想去高丽金刚山而未果的遗憾。两千多年来，文学家对大海都颇敬畏，那是一个神秘的区域。而近现代以来终于掀开了海外神秘的面纱，再也不是李商隐猜想的“海外徒闻大九州”。我们今天研究的华语文学舞台就是古人梦想不到或不实际的场域，如李白所谓：“烟雨微茫信难求。”今天我们不仅要“求”，且要证，即为求证、研究。所以说，很有历史与人类学意义哦。

陆：是的，前些年赵老师指导的博士生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我有参加，大家一块儿讨论，也有类似的感受与考量。关于华文文学语词概念的产生，本身也是世界化的一个说明，在多语种中占据一席之地。虽然到现在这个定义的讨论还在继续，有人说“华文文学”，有人讲“华语文学”，也有人讲“华人文学”，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多对这个定义做辨析，可能每一个概念里面都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一些遗憾的所指。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领域陈国恩教授写的，他比较关注马来西亚用华语进行创作的一批作家，他说这部分人不能简单被认同为华语文学，他说：“这些人虽然用华语写作，但他们认同的国家已不单是中国了，出去的有两代人，第一代人的骨子里面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下面一代人生活了很久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第二故乡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祖国。”陈教授觉得这在身份认同上有些问题，不应该把这批人一概指为华文作家了。我觉得这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变得复杂化了。是否用华文写作的作家就都是华文作家？

张：我的看法是，因为他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华人作家，但他使用华文写作，调用华文的结构与历史情感积淀，这尚不算是华文作家，岂非白马非马。

陆：（笑）我比较认同。我个人这几年主要关注的是歌曲创作，我倒觉得这个方面对概念的定义也有一些借鉴意义，最早的时候，中国大陆歌手和港台歌手其实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后来到1994年可能是社会的一个转型期，这时候在中国本土上的歌手也进入了一个商业体制，明星可以开始自己制造了，香港最早的一个在亚洲都有影响的音乐电台Channel [v]，到了2012年已经做了16届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最早的是从1994年始，之前大部分奖都颁给港台歌手，往后大陆歌手得奖的人数渐多，也就是事情是港台人在做，范围则包括大陆歌手，叫“华语歌手”或“华人歌手”。我曾经做了一个国家课题，关于百度Top 500个最好的歌的排名统计，也把它叫做华语歌手或者华人歌手，在这里面分布就不太一样，台湾歌手基本上占了三分之一，大陆的占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是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歌手。从词作家来进行分类，在这个概念上，华语歌手主要还是在亚洲这一块。我写过两篇文章，可能与这个概念有一些关系，一篇是关于加拿大一个当代诗人叫做司马策风，他老家是重庆的，收集了他的一些诗和歌，他是很典型的华人在国外创作。我也发现加拿大有好几个华人刊物，是诗歌方面的刊物，也会经常给我寄一些，实际上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都有这么一些人。这是华人在亚洲之外的一些刊物，可能会属于华语文学或者华文创作，但另一个就不知道是不是在概念范围之内

了。韩国的作家，也是一位学者——徐世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韩国人，他出了三本诗，两本散文，都是用中文创作的。《一盏灯》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让我给他写一个跋文，就寄了很多诗给我，我印象深刻。他用华语写作，但他本身不是一个中国人，这里面牵涉到另一个问题，用华文写作但是身份却不是华人，那么这个华语（文）文学是不是华人写作的范畴与符号意义呢？这可能要讨论。

赵：提到华语文学自然会想到海内外华人华裔的创作，这已经是一种惯性思维。实际上使用非母语的客属国语文创作的现象在国际上已并不鲜见。

张：是的。华语（文）文学是相对于英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日语文学等较为广泛使用的语系外的一个语系文学，应该是不分种族国籍性别，只要用华语文创作，作品都是华语文学，作家也都是华语文学作家。我感觉华语文学应分广义与狭义，广义是指所有使用华语文创作者。狭义即指身在海峡与海洋外的华语文学作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我们内陆的创作习惯上往往以“中国文学”来定性与指称。而华语文学，则有延伸意义，包括不在境内、国内但同样用华语创作的作家及群体。

赵：可以这样看。前边说到“海洋情结”，让我不禁有些想法。我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多少海洋情结的，中国人“望大洋兴叹”，称中华民族，现在海外有五千万余中国人，是现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不仅是一个人口学的现象而且是一个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开始是被迫的、被动的，没有清朝，郑成功也到不了台湾；没有寻找建文帝的任务，郑和也不能七下西洋。但是最大规模的移民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这个事情闹大后，整个南方各省都不安宁，而且清政府为了处理大规模的叛乱事件，不得不提高赋税，清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为了对付郑成功，还有就是“禁海令”，就是说离海岸10里路不准进入，进了就砍头，谁下海，一旦被抓回来就砍头，砍了多少头这个不知道，禁海令就是中国人不准下海，下海了就不是中国人，就是海匪，就是郑成功。这是康熙皇帝做出来的事情，他被认为是圣明君主，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糟糕，所以一直到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大批移民进入南洋，然后从南洋进入夏威夷，然后进入美国，是太平天国造成的一个客观上比较好的后果之一。如果后果更严重一点或更早一点的话，中国人可以把加利福尼亚拿下了（笑），比如夏威夷东方人就占了绝大多数。

被迫下海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也可以说是政治事件，是近代中国很多内乱内战造成了中国人移居海外，中国人是很恋故土的，一直是记着自己的籍贯，最好是别离开乡土。

张：是的，过去有慎终追远、安土重迁以及“狐死首丘”、“叶落归根”的说法。

陆：许多华人歌曲就是表达这种寻根的乡土的情结，这甚至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赵：现在有了主动移民和漂洋过海，就有了海洋情结了，所以海外文学现象很值得重视，是中国国民性从长期的中世纪情怀转向了现代性。现代人不可能不面对海洋，海洋就意味着向外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讨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没有时代变化的大背景，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文学，清清楚楚简简单单，界限分明，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确有个模糊的边界问题。我倒认为李欧梵提出来的“文化中国论”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他没有细谈，但是我觉得文化中国论比我们以前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弹性要大。第一个大弹性呢，中国文化论有核心区——规定中文是文化语言的，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澳门，这些地方中文是文化语言，你作为一个文化人你必须用中文，台湾港澳和大陆有什么区别吗？就是繁体字。就文化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本身就应该有差异，方言的差异，就像英国英文和美国英文拼写出来两样，所以他们重要的书籍都要出两个版本，一个英式版本一个美式版本，拼写上有些差异，但像这种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就中文地位来说，这三个地区的中文地位是相当的。地区的差异应该是正常的，就像我们说的英语世界，英语都是他们共通的文化语言。

文化中国第二个区域是东南亚。东南亚一个大特点，中文是文化语言之一，他的主要的文化语言规定为马来语、印尼语，但是有相当多的中文报纸中文学校，很多华侨社团坚持中文传统，像新加坡，中国人是大多数，为了避嫌，表示自己是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有十分之一的印度人及其他国家的人，虽然汉族人是大多数，但是新加坡的文化语言是英语，中文是文化语言之一，就像马来西亚一样，这个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首先是国际化。

第三个圈域就是离散文学，一个重要的当代国际现象。就是说每个国家的民族中都混杂了大量的外国人，移民成了一个重要的现象，移民的文化、移民的文学也成了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在英语国家还特别多，美国很多州一半是外国人，所谓外国人就是外国血统，主要是拉美，像这些国家，使用汉语的人很多，写汉语的人很多。在这些国家也出现了另外的情况，明明是中国血统却用外语写作，比如用德语、法语。这些作家还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些人在不在我们关注的范围？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边界情况，又跟另一种边界情况是一种并列的问题，另外一种边界情况就是上边提到的非中国人用汉语写作，用中

文写作，除了韩国的徐世旭，大家都知道的瑞典的马悦然、美国的葛浩文……

张：葛浩文是《萧红传》作者，上个世纪80年代影响不小。

赵：葛浩文写《萧红传》用的虽然是英文，但据说他是美国不多的几个可以常用中文写作投稿赚零花钱的作家。

张：确实不少老外都能用汉语写作，本身是汉学家，如美国的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日本的木山英雄，澳洲的寇志明（Kowallis），韩国的李泳禧、朴宰雨等等。汉语写作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享受与风度。如马悦然的长篇散文《另一种乡愁》即用汉语写成，近年在大陆印行颇受欢迎。书中最有趣的是他年轻时代自峨眉山修行归来娶了一个他做“家教”的成都姑娘，那是一段罗曼史，令人叹羡。

陆：这个完全可以拍成电影或写成小说。

张：“文化中国”这个命题的确有深意。不少华人现在散布与侨居世界各地，身份从属不同国家，但的确生活在同一文化国度氛围与文化心理依恋中。我读叶嘉莹教授海外讲课讲陶诗、杜诗记录，谈到中国风俗，如数家珍，师生间在课堂上甚至讨论到农民筛谷子的细节，这看似讨论学术，实际上是陶醉在乡情中。这包括张爱玲在海外写的几个小说，抛开情节主题不论，仅是题目《秧歌》就有无穷的寄意。林语堂的《红牡丹》也是如此。

陆：土得掉渣的东西反而时髦。这也许就是应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人类的吧。莫言《红高粱》，这也给老外一种中国风味的冲击。英文翻译摆在那里，看上去仍然是中国特色。

张：是的，也许身处海外，更加铭心刻骨，痠弦有首诗《红玉米》，他怀念家乡自宣统时代就挂在屋檐下的红玉米。

赵：这就是华语的一种文化符号，文化积淀，难以替代。翻译是很难传达出来的。

陆：文学可以丰富华语，传播文化中国，使文化中国圈层外的人也着迷。

赵：话是这样说，但华语很难。老外用中文写作很不容易，即便汉学家，多半是写散文，因为散文对文字的要求敏感度相对低一点。当下非华人用华语写作为数不很多，是因为中文太难，他们一辈子都难以很好地掌握中文的一些东西，不像英语学学就会，所以外族的英语作家特别多，当然这个跟国家的文化强势也有关系。我们中文文化强势是刚出现的，一旦学中文的人多了，相信当中有才能的外国人就会越来越多，中文写得好的也会更多出现，这甚至在有些国家引起了一些担忧。

陆：东南亚有些国家曾一度限制汉语，但这个潮流难以阻挡。

张：这和中国经济强大起来有关，如旅游市场。当然还有文化中国意义上的强盛，所谓中国风。

赵：对，在东南亚，华人占据了经济命脉，主要富商多是华人。

陆：我感觉到最后应是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竞争。

赵：我们《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年出版过一本专辑，名称用的是“海外文学”，这包括海外的华文文学与华人用英语等他种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

张：也许海外中国文学指称更恰当，它包括华人用中文与外文写作成功的作品，如早年林语堂写的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到谭恩美、张戎等人颇受瞩目的中国题材英文写作。语言毕竟是一种工具，表达的仍是血浓于水的思想感情。

赵：就像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他们是有国籍、没有民族性的，但是实际上他画出来的形象还是有民族性的，所以这批人我们不去注视总有一批人会去注视，谁去注视呢？所以我当初编写《中外文化与文论》海外专号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你不去支持他的话，他只有靠英美的媒体的帮助，因为这些人的成名，这些人的影响的扩大是需要靠批评家的支持的，正像中国的作家也是需要靠批评家的支持的，这些人呢我觉得我们是应该给予适当的关心的，因为他们用外语写作，实际上是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我知道有人用荷兰语写作，在马来西亚有人用马来语写作，中国人用马来语写作不能把他当做叛徒，这是中国文化边界的扩大。菲律宾在美国统治下时间很长，它那里的英语传统比较强，菲律宾的华人也用英语写作。在美国在英国华人用英语写作就更多了，我们关注这些人不仅是因为文学，还有是因为他们在那儿拍电影，他们在那儿进入其他艺术界，如绘画、演出、舞蹈这些，这又是另外一个边界区，我个人认为值得关注。从林语堂开始，这些人就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再来一个更远的边界呢，就是外国人写中国，比如刚才说的赛珍珠的作品。赛珍珠是用英文写作，但她写的全是中国题材，比如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那个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全世界一半读者认识中国是从《狄公案》开始的，那个是更外一层的边界，足够我们用文化中国的概念讨论，那是最外层的。关心中国，写中国，有关中国的一些文化活动，多是汉学家，但不一定入汉学这一行，不一定入学术这一行，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么算起来的话，“文化中国”有五层边界，如果这五层都包括在我们的眼光之下的话，可以说中国文化变成了文化中国，它的外延、内涵都丰富扩大多了。

张：我们这个辑刊用“华文文学”名称是缩小包围圈，如荀子所谓：“好一则博”、“以浅持博”。否则范围太广，命题太大，我们知识又太肤浅，怕把

握不住，也怕挂一漏万。

赵：这可以理解。我想其他文化中的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比如 English Literature，它的那个系叫 Department English，它研究 English Literature，明摆着就是任何人用英文写的东西都在内。如果是英美人到国外用法文写作的，用德文写作的，就不算了。因为这些国家移民多了移民时间长了，这个国籍问题就搞不清楚了，所以任何人用英语写作的东西就 English Literature。美国人写作的东西也是 English Literature。

张：纳博科夫是俄国作家，他在海外用英文写作的作品是属于俄国文学呢还是 English Literature？

赵：他的有些作品是用俄文写的，有些是用英文写的，他在美国定居后用英文写作，《洛丽塔》是用英文写的，应该算英语文学。没有人追究他的俄国出身，因为英语文学的很多大师是外国人，例如康拉德，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英语作家，且不说之一，但他是波兰人，生在波兰。写《撒旦诗篇》的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印度人。维·苏·奈保尔的英文被认为是最好的，他是中美洲的印度人，血统、国籍全搞乱了。

张：也许这还存在一个历史、国情与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的文学史编里，就还没有纳入中国人的外文写作作品（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林语堂、叶君健的英文作品）。今后会不会列入，也许会同英语文学一样发展与包容吧。

陆：不过我还是有一些困惑，如把华文文学这个名词翻译成英语，应强调什么？

赵：准确说这个是无法翻译的。一定要翻，那就翻译成 Literature in Chinese。

张：中国文学呢？

赵：Chinese Literature。

张：似乎有一种微妙的差别。

陆：但这用法似乎还是有些别扭。

赵：就这种困惑情况而言，比我们更突出的是西班牙语，说 Spanish Literature 就是西班牙文学，但是说西班牙语的人大部分在西班牙之外，所以 Literature in Spanish 整个拉美的语言都是通的，他的问题比我们更严重。中国是因为中国大陆这个领土实在是太大了，这么大一个文化中心在那儿，所以人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西班牙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都流散了，如果当初中国人就像西班牙这样跑法的话，那可了不得。

张：中国人现在不是世界各地都有吗？

赵：在海外大约五千万。

张：恐怕不止。因为仅仅是在东南亚就有近三千万，称为华族。全球来讲的话应该不止五千万了，至少会有七千万以上吧。

赵：我的感觉就只有五千万。

张：也许流动性加大，不好统计了。

赵：海外中国人越来越多是无疑的，因为一体化，还有中国人生存能力强，吃苦耐劳，适应能力过人。

二、华语文学在世界的地位、意义与展望

张：我国的新文学是置放在世界文学大背景下考量的，换句话说，是建立在欧洲为中心的审美观念、习惯基础上的，就中国文学而言，进入世界舞台本来很晚，到19世纪这个时候才开放门户，20世纪初才有较为频繁的交流互动，所以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坛没有占到足够的地位（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跃进）。我们如何就世界文学如其他语种的文学为参照体，从而判断其伟大与否？成功与否？我个人觉得是否应该从两个量化的指标上来考量：一个是它的受众多少，即读者有多少，例如有英文的地方就有莎士比亚、狄更斯这些作家，但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学习西方，模仿欧美，新文学其实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后来居上虽未必不是规律，但即便如莫言获奖，颁奖人也有像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说法。好像莫言就是他们学生一样。

陆：也有认为莫言是学习与借鉴了日本文学。

张：不管怎么说，华语文学似乎越来越看好，国际地位在提高，这个和中国的发展、文化扩播与影响有关系。我想要说的第二个量化指标就是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有没有产生过巨大或比较大的影响，是否有划时代的意义。像莎士比亚、英美文学，确实受众多。再如俄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对世界革命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拿这两个量化指标来衡量我们华语文学，恐怕还有一定距离。以前康德、黑格尔、歌德、叔本华等人说理，包括卡夫卡，拿中国举例，但都是举的中国古代的事例，长城、老庄等神秘文化或唐诗，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似对世界没有产生过太大影响。所以我在思考，华语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展望应如何评估。

赵：陆老师曾举例《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曲，对世界产生过影响，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陆：这首歌在上个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传到美国去，后来大家一直都